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閩錫山書耑



三十六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百二十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集部二

別集類十七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趙孟頫撰

元本 前有大德戊戌戴表元序外集前有至元後己卯花谿沈瓊伯玉跋此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寫刻甚佳行狀爲至治二年楊載所撰謚文後著至順三年三月二篇皆在目錄前十卷後又有行狀則訂書時所重出也謹按四庫所著卽此本而提要不及沈瓊跋或偶佚或未檢及皆不可知今按外集詩一序四記四碑銘四疏四題跋二總十九與提要所記同此本流傳絕少最爲難得因詳著之又按文敏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皆以書畫知名沈跋所云公子仲穆即雍也

戴氏序曰吳興趙子昂與余交十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

爽余跋之不能及最後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
之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
墳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
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

文光案此序又見於刻源集與此悉同惟松雪齋詩文集集本無詩文二字又按載叙
與沈跋所云則此集爲文敏所手編凡詩五卷文五卷大出平生之作不應止此亦未
始有所散佚文敏久爲詞臣當時朝廷制作出其手而集中寥寥豈其自悔仕元而多
所刪削與按狀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又對世祖云臣趙太祖十一世
孫曾祖考師垂宋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祖考希永宋累贈通議大夫考與譽宋正
議大夫尙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故傳云三世仕宋皆至大官文敏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
家居文敏以宗室仕元封魏國公人多議之而知其世者甚鮮故錄於此

沈氏跋曰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爲詩文
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

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二十碑誌二十六制誥策題批答二十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四并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爲十二卷亟錄諸梓識者得共觀焉

文光案此跋在正集之後外集之前今考此本與所跋悉同惟跋中不言外集外集亦無序跋可考然此本載序以外無別序則猶是原本也

狀曰公湖州人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從先儒教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至元丙戌侍御史程公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世祖一見稱之以爲神仙中人仁宗聖眷更隆字而不名間與左右論公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映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元微七也公治尙書嘗爲之注律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篆法石鼓詛楚隸法梁鵠鍾繇行草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不減古人事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鑒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僞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煙火人語讀之使人飄飄然若出塵世外手

寫道書藏之名山甚衆天竺國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爲中國賢者且寶其書然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夫人專意詩書夫人有才略聰明過人公薨於延祐己未六月辛巳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至暮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載受業於公之門幾二十年嘗次第公語爲松雪齋談錄四卷復採其行事以爲行狀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文光案元史本傳卽採此狀而成而行狀差詳凡史傳與誌狀互觀可以知其去取之法予嘗抄各傳以誌狀注之殊覺明白詳盡苟有志於史學此亦讀傳之一助也

書今古文集注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秦火之後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注焉

印史序曰近世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採其尤雅者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

之文集爲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樸之意可旁鬚而見之矣

宋末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爲非而以說奇險爲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爲異而以綴緝新巧爲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曰余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間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始造爲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吳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弗通不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

閣帖題曰上石其實木也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欽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別余書舖中得古帖三卷又七卷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

工皆爲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

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
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爲真跡賈似道復得四行
七十四字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
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數年前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陳公灝委曲購得之陳公意甚勤
勤也又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宛然是唐人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半亦同
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筆畫沉着大乏韻勝余嘗細視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
行三十二字云予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
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爲真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御集百本經序曰萬幾之暇深參內典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爲十帙歸於一乘至大四
年十月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
其地至今名棲賢考諱仲字直夫妣周氏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予
與公同里閈公又奇余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夫人以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

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考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夫人天姿開朗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飾色竹圖以進亦蒙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受知兩宮可謂榮矣

文光案此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外集之第十三篇夫人卒年五十八管公樓孝思堂記在第七卷內

松雪齋集二卷

元趙孟頫撰

明本 萬歷甲寅年江元禧校刊有跋此本首爲載序其編次悉如沈本惟篇數甚少總二百五十九較之原本未及其半詩內秋日卽事一金山一首蘇州一首文內呂梁廟碑一首尺牘十二首詩餘巫山一畝雲十二闋慶新居一闋則原本所無跋云益以耳目所睹記者此也此爲大本板亦不惡因並著之

江氏跋曰是集湮沒無傳卽時有鏤板又一行輒止因檢枕孔所藏益以耳目所睹記碎

金匱錦流通之而以本傳冠於首

墨林快事松雪之字多爲釋道二教者大抵一奉勅所撰也其有扶植正義者爲上其闡揚各宗者次之若鋪張寵遇以惑盲俗者斯下矣

文光案是跋錄於觀妙齋金石記墨林快事未見記中所載大通閣記張真人上卿碑銘并序圓通寺記廣福寺重建觀音殿記皆子昂爲文并書有石刻本而集中不載大約皆編集時所棄似亦不必復拾之矣

子昂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狀云

甲申夏余購得趙文敏書上下二冊題曰樂善堂帖顧善夫所刻也此帖諸家未見著錄然精神亦亦絕非贗作惟邊眶皆爛悉成散葉無以知其前後謹就所曉者錄之

畫蘭一幅題曰顧善夫以公事至都將南還用此紙求畫乃爲作此圖子昂 蘭亭叙

臨定武本後有跋云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唐末盜發昭陵其所藏書皆剔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

亡矣 樂善堂帖第二次行上爲趙字印中爲顧氏藏書印下爲而雅印第三行歸去

來辭并序至自酌畢文不全 樂志論文全 樂善堂帖第三送李愿歸盤谷序文全

末題子昂書與顧善夫 樂善堂帖第四行書千文 子昂與善夫四札末題善夫顧信摹勒上石姑蘇吳世昌鑄延祐戊午十一月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前有老子像末題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吳興趙孟頫書又一行題弟子樂善處士顧信摹勒上石四明茅紹之鑄 心經文全行書按多字屬上世題多心經者誤也 淮雲通上人化緣序至大庚戌正月旣望錢塘白珽述吳興趙孟頫書 西銘首末皆不全 淮雲詩全 顏太師長於楷法張長史工於草書王右軍特妙諸體今子昂趙學士書法不減右軍及戲寫山水草木爲得摩詰入神之趣可謂書畫中集大成者也崑山顧善夫得其墨跡頗多珍玩慮失摹刻於石與同志共之 至此以下缺不知何人所題 墨題云松雪書法勒石者多矣唯顧善夫樂善堂之刻號甲乙品云吾姻友陶氏鑿池泓南別墅深數尺訝得之不啻隋珠趙璧先是聞之鄰翁夜現光怪信有靈物訶護之者其神乎小齋日臨一過信可寶也寰識 寰不知爲何人或是趙維寰題字蒼老禿筆所書此帖錯亂無次姑俟暇日考之文光記

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外集三卷

元吳澄撰

崇仁本 乾隆二十一年萬璜校刊首撫江使者胡寶璣序次撫州郡守朱辰序次從祠
疏議五篇嘉靖九年張璁爲政率意妄行吳澄一登俎豆旋遭擯斥次成化甲辰臨川伍
福序次萬歷壬子蘇宇庶序次元史列傳次碑揭傒斯撰次年譜門人危素撰有序次行
狀虞集撰以上爲首卷次目雜著一卷答問二卷說四卷書一卷啟疏一卷序十卷記八
卷碑銘一卷題跋五卷墓誌銘十一卷祭文制誥表牋一卷詩五卷此本至四十九卷而
畢不知何故以下學基板口題卷之一私錄一卷雜識一卷雜著一卷皆理學語是爲外
集據譚觀跋云手自編次定爲四卷今悉不敢亂其次而爲外集云末有萬璜跋

胡氏序曰草廬先生六經四子各有銓注其雜著文集五十餘卷多體道之言足以羽翼
經傳前明成化宣德間兩經刊刻板已無存謙堂萬君爲其邑司訓謀之藏書家得舊本
乃繕書重梓

程子易傳未成之時令學者觀三家易一曰王輔嗣二曰胡翼之三曰王介甫

顏子序曰河北文安李龜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思二書例而爲顏子書先之以
論語中庸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一也

吾鄉姜曼卿仕於閩編州縣提綱一書章貢黎志遠鋟木以傳

古今通紀序曰舊日紀歷代傳系之書皆始伏羲而訖宋今清江何君增益其舊纂記靡遺至國朝古今之大概一覽而知其子璋孫以刻本示余余甚珍之

唐詩三體家法序曰今所編摭閱誦數百家擇取三體之精者有詩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規矩準繩之要言其略而不及其詳者欲夫子體驗自得以言而玩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

黃澤六經補注灼有眞見德化令王君鋟梓以傳

大元通制綱目條例後序

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序其首

題李伯時九歌圖伯時畫妙一世或傳此畫若有神助蓋其尤得意者予旣爲作解題而後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附於後

文光案此篇解題宜錄於楚詞九歌目下

毛宗文梅花二百咏其開也曰客折一枝頭上挿我遶花邊行百匝忽然客問花何如看
得入神渾忘答其落也曰海風捲水攢飛箭戰退花神人不見芒鞋破曉出門看萬玉枝
頭無一片昔之詩人一句亦可傳名今於二百之中得其二焉多矣乎

題梁湘東王繹貢職圖繹於君臣父子之道俱失而文藝精麗能畫人寶此圖則以其畫之工也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闡域不能知也

跋張丞相護佛論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深通佛法者二張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自覺以人於佛若丞相此論則厲聲色與人爭辨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住師其以告我噫人苟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爲哉

廬陵婁天章藏其八世祖奉議公勅黃一通今日六品以下所授勅牒與前代勅牒其文同其用黃紙書亦同然昔也有勅而又有誥今則無誥而但有勅存之可以攷古今沿革之殊可以表子孫保守之謹

往年予考鄉試程文備見羣士之作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三場在通今而知務兼全而俱優者不多見也金谿吳氏家世以儒科顯君正示程文一編無施不

宜可謂兼全者矣君正名應子

金淵集六卷

元仇遠 撰

浙江重刊聚珍本 遠字仁近一曰仁甫錢塘人困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並項夢昶所刻山村遺集一卷皆非完書茲從永樂大典採出凡詩四百九十六首

乾隆壬辰癸巳之歲上命館臣纂輯四庫全書采自內府儲藏永樂大典及各直省進獻詳加甄別薈萃成編其有裨實用者用武英殿聚珍板刊印流傳丁酉九月復命頒發諸書於東南五省勅所在翻刻通行用廣祕籍臣等請於大吏就所已發者凡三單計書三十九種敬仿內府袖珍板式釀貲校刊庚子之春工竣欣遇翠華五巡浙江省陳設行在恭呈乙覽流布書林臣等悉心校對例得挂名簡末謹拜首稽首恭紀後列汪庚四人銜名文光案載表元刻源集有仇仁近詩序稱其鋟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鋟者尙什伯於此

許文正公遺書十二卷附錄二卷

元許衡 撰

本家藏本 乾隆五十五年刊首一卷像贊元詔誥續考歲略次語錄二卷次小學大義
大學要略論大小學一卷大學直解一卷中庸直解一卷讀易私言陰陽消長論揲著說
一卷奏疏一卷雜著一卷書狀一卷稽古千文編年歌括一卷詩一卷授時歷經一卷附
錄碑傳事蹟之屬

西阿谷氏曰今魯齋全書七卷首載正德戊寅修撰講官懷慶何塘序稱先生遺書散落
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巡撫河南西蜀梧山李公檄下有司表章先賢至戊寅總制少保
關中幸菴彭公過河南以蒐輯魯齋全書相託巡撫公乃命河內縣尹平涼高傑屬魯齋
七世孫壻四川按察副使郝先生亞卿未竟而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先生廷俊既成書
屬塘校正爲序云云其書首標郝綰玉卿編集何塘粹夫校正高傑冠英刊行是此編乃
正德原刻尙名全書而四庫所收則嘉靖間增編更名重刻者也

文光謹案嘉靖本爲應辰所重編增入大學中庸直解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改名魯
齋遺書凡八卷又附錄二卷謂先生之書尙多散遺未敢謂之全也

靜修文集十二卷

元劉因撰

畿輔叢書本 前後無序跋文五卷曰雜著曰說曰序曰記曰書後題跋曰書曰疏曰記
事曰碑銘誌表曰辭曰弔祭文曰銘贊曰賦共一百十五篇詩七卷曰五言古曰七言古
曰雜言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絕句六言附曰七言絕句曰和陶共八百六十五首
謹案簡明目錄靜修集三十卷此本題文集而有詩祇十二卷豈有遺佚歟

簡明目錄曰惟詩集五卷爲因所自定餘皆門人故友所掇拾也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許
衡吳澄上而醇正不減於二人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尤鬪然入作者之室北宋以
來講學而兼擅文章者因一人而已

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
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
強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
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
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
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

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顥頗不與焉

魯公於其父之廟碑自叙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